

芝園文稿卷之二

閩中趙世顯仁甫著

李承爵子脩校

序文

顧氏世譜序

趙子曰余閱顧氏世譜未嘗不倚席而歎也曰  
何其備也夫世序遞遷雲仍悠悠匪寄時代於  
不律該芳躅以赫蹠吾恐時異事殊茫茫鮮據  
故以夏殷之禮孔子猶嘆其無徵周室舊章孟

氏且悲其去籍國與天下尚爾况於家族故必有世次以明宗有圖像以起孝有傳贊以識實有世表以該族有藝文以考祥俾夫睹千百載如一朝千百人如指掌然後譜斯爲備也今顧氏之譜首之以世次而宗法昭矣次以像贊而孝思闡矣又次以列傳而實蹟著矣又次以世表次以藝文族屬辨而履祥考矣世譜若斯詎弗備矣哉然予觀於譜又知顧氏之多賢也夫世有升降而心無古今族有邇遐要歸積慶辟彼滄海蛟龍蟠焉辟彼林藪鳳麟集焉庶夫美而彰盛而傳披厥載籍令人尚友之心生譜斯可貴已顧氏自萬六貽謀仲名高蹈貞隱抗志以成先文德儉勤而裕後蓋淵淵乎源本克臧矣嗣是或龍光天闕或鴻舉烟霄或沒齒遜志於典墳或養素陶情於絲竹或懷才而贈或好義而旌或丞上海以聞聲或簿秦和而著績要之代收荆璞人握靈珠偉哉耀祖武於前而程雲來於後故予觀斯譜而知顧之多賢也然予

芝園文集卷二  
又聞泰和公嘗簿吾閩閩之士庶至今歌思之  
憾予生晚弗及覲公而幸與其嗣瑞岡君友瑞  
岡君溫醇博雅親賢如不及履善如鄉赴奉親  
孝處昆弟友一意克承先志以無墜家聲是譜  
之成而且備者秋毫皆君力也君其頌之賢孫  
千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吾有徵於顧氏  
云

仇翔伯論草序

始余入武塘武塘之士雲湧霞蒸庶幾家隨珠  
而人和璧盛矣然未克越疆而睹駿也迨詣郡  
獲閱黃郡公所試諸生文見有所謂海鹽仇子  
者讀之沛然蒼然井井然氣勢若江河古色若  
爨鼎真召青藜而稱五總豪也讀已則掩卷嘆  
曰有士若此而猶居庠序則信夫遇合之非偶  
而淹速係乎時耳逮余返武塘乃君不以余爲  
寡昧遂通刺問難執弟子禮甚恭余覲之其容  
溫以舒其言博以達動必道古昔稱先王蓋巍  
然雋杰已文云乎哉是編爲君歷試諸草君之

門人珍而誦之不啻帳中之祕余庶得之令梓以傳示廣也噫嘻翔伯其無遇合淹速念哉夫以子雲之作欣賞於侯巴司馬之篇揚聲於狗監以君之才之學直需時耳竊意是刻也行當貴雜易之紙動京師之名彼侯巴狗監接踵出矣又何遇合淹速之足云

四川武舉錄後序

代

萬曆丁酉天下復當大比士

某侍御

某公業已

竣文士事矣歲十月復羅武士而三試之得如

予人

某

不佞濫竽校閱之役例應有言于未簡

乃拜手而言曰今之文彬彬盛極矣文武非二道宜武之盛猶乎文也而柰何其不然乎予以文起家且奉日璽書而督文士第見今之爲文者談仁義述禮樂參錯合比若鉅鹿之師翩翩神武其次亦若孫吳之兵竒而正正而竒驟然讀之令人驚心動魄徐而玩其雋永之味又未嘗不心曠神怡憾不湏臾見其人而與之上下其議論也故曰文盛極也至於武則不然諸生

以射與聊且語射今之射者何如哉繇臂枉矢  
目預調騎而逡巡之以僥倖於一中所謂貫虱  
穿楊者萬不得一內正而外直者百不得一持  
弓審固矢發而臂若枯枝人馬相得者十不得  
一則何以稱善射乎故武之衰於文也予竊嘗  
慨歎之矣蜀自文翁以教化興文學至今宜益  
彬彬武有武侯以爲之正鵠宜亦不後於人乃  
射則雖不盡如吾言亦未能盡如吾意者此其  
弊奚由哉良以承平日久人習恬熙率以爲粗  
技而厭棄之故爾卑卑甚也不知射以觀德聖  
人不廢故於舍矢命中者吾是以知其直也於  
穿札貫革者吾是以知其強有力也於升降揖  
遜者吾是以知其讓也於不戕生不射宿者吾  
是以知其仁也一物而四善備焉謂爲技之粗  
也可乎哉雖然亦一技耳吾願諸生之進乎技  
也方今海波未靖虜騎時驅天下不可謂無事  
矣生旣出而嚮用無亦設一竒效一策以東制  
島夷而西收強虜俾無敢西向揚帆而東行牧

馬也然則授鉞登壇之業行且基之雖謂卧龍  
復興可耳詎第以射成名已乎

分門類唐詩選序

古今之爲唐詩選者林立矣第見以人殊故其  
選亦互有失得惟我明高廷禮氏品彙一書最  
號精識稱之者謂淘金采玉信不誣矣宇內韻  
士翕然宗爲指南而亦不無遺憾然者得非以  
其門類之未區別邪駕部張君才雄七步識洞  
九玄端居之暇博取唐人之什汰而澄之拔十  
得五珍比連城謂篇什混然罔以資探討也故  
門以分之類以別之若武庫之諸器悉備而并  
然有辨五都之市百貨具陳而種種各別不相  
混淆洵盛世之奇珍而騷壇之芳軌爲唐傑之  
功臣而廣廷禮之未備予受而卒業不覺情愰  
神怡如聽簫韶九成而心醉其翕純皦繹也因  
命筆爲之序以共託於不朽云

鶯花夢餘錄序

此予戚鄭君思黯所著書也避暑山亭受而卒

業第見其思懸泉石語挾烟霞讀之令人飄飄  
乎神遊物外而身世兩忘殆猶飲沆瀣而五內  
泠然欲仙也夫鄭君英年竒負金玉其人淵嶽  
其醜藉而綺繡其心手倘出以應世取圭組當  
如執左券顧乃棲神玄漠抗志寥廓視區區榮  
達等若雲浮或有類於避世者之爲得非謝榮  
名而崇高隱乎予竊不謂然不見乎鳳乎鳳止  
高梧餐竹實日與衆鳥伍一旦耳簫韶則翱翔  
千仞覽德輝而下之帝治賴以大光焉士君子  
之處世也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處則林泉出則  
圭組惟其時也向者伊之莘耕也不原野乎呂  
之渭釣也不江湖乎一際風雲之會依日月之  
光鳳質而龍變伊呂何心焉故曰惟其時也予  
獨異乎嬰情圭組者溺而不返流而罔迴殫鐘  
漏以徇之卒令三徑終荒五嶽寡侶泉石盟寒  
烟霞獨處辟則知翔而不知止鳳之德衰矣噫  
此錄之所以作也有志於聖人之時者尚其寤  
寐於斯集云

月社序

昔人云醉月宜秋予殆以爲不然夫月闕而盈者歲十有二當其盈時無不可樂而醉也特秋云乎故予社集每月期於十三方其清光乍發匣鏡新開林壑騰輝萬彙生色於斯時也貽折簡於同志集杖屨於勝區引歡伯以徘徊窺素娥之半面觥籌交錯詩奕隨情坐嘯譚諧流連酣暢月幾望而興方新信可樂也客有問於予者曰當夫旣望兔魄盡圓纖阿畢照八表同明秋毫堪數於此寄樂烏乎不可而必於望前何居噫嘻客蓋未知乎樂不可極物妨太滿月盈斯旻興盡來悲社取望前所以寓無已之情留之餘之興也故時乎其春蒼昊景新青陽氣淑羣芳吐而衆鳥悅羲馭旣歇月色在花花轉耀而月生香景媚神怡千鍾爲尠月而春也不可樂而忘醉乎時當朱夏樓閣揚彩沼沚含耀鳧鷺顧影菡萏流輝於是鼓南薰開北海舒湘簟引流霞或翫華小艇或藉爽松陰影明蟾於碧

筒朗玉兔於締絡煖轉爲清涼炎汗易而瀟  
灑月之醉也不亦宜於夏乎逮至清秋金素應  
節銀漢無塵萬頃一碧或餐菊英或哦桂魄或  
汎仙槎或移綺席氣爽四座光浮大白縱飲放  
歌陶陶未夕信朋遊之至歡也謂月宜秋醉豈  
其然矣乃若序轉玄冬嚴威慘冽青女凝素滕  
六飄屑月於斯際更輝而潔流映玉簷高懸銀  
闕紅爐熾而青樽設座擁紫貂筵傾竹葉積雪  
增明隆寒轉熱冬月之宜醉亦何減於三時乎  
彼謂醉特秋宜者失之隘而務期於旣望者失  
之拘兩者於吾結社之意皆無當矣然予又有  
說焉均一月也或殷憂而舒嘯或遠望以增懷  
或感愴於征戍或沉吟於閨媛月本可愛彼顧  
增悲詎若吾儕疑脫塵途嬰情巖谷卜夜攄其  
歡悰對景宜其樂趣選勝飛觴豪吟雅謔徜徉  
酩酊起舞婆娑于此之時不知月之爲我我之  
爲月也昔香山逸老洛土耆英社固可矜未聞  
醉月今茲之會視古尤竒且也齡算靡高齒髮

尚壯良猶十三之月景色猶新清輝未滿四序  
招携忘形共酌殆與是月相爲無窮乎予忝社  
末僭陳梗槩齒序規約併附左方

梅花百詠序

古今詠梅者不啻夥矣而獨予美看云折來數  
語流聲千禩文山玉鱗素手之什膾炙騷壇至  
如疎影暗香美人高士之云猶足追踵前哲示  
程來學餘子篇詠互有瑕瑜或能具體未足寫  
神信夫詠物之難也予性喜梅有齋曰香雪花  
時醉吟其中素月橫梢翠羽在樹大有師雄之  
况適林永瑒氏以梅詩百首見投語與景會于  
時對景更覺晴雪輝映幽香襲人又若實身度  
嶺凝睇上林清沁肺腑恍然忘其爲齋也予又  
聞永瑒興豪甚倘能時挈一罇過我相與呼盧  
浮白日醉花前無令東風寂寞庶几百詠不爲  
空言無當乎

王廣文詩序

古今譚風雅者先格律似矣然不曰詩以道性

情乎苟有得於性情之正則雖閭閻里巷之什  
皆可播諸詠歌傳之四方而俟之來哲如以詞  
而已卽字絜句妍不過模風雲貌月露罔裨於  
世教風雅之謂何故予於克待先生之詩而重  
有感也克待風負高才晚拜博士退處丘樊蕭  
然四壁視世態澹如日接賢豪怡情棋酒故其  
爲詩率雍容和厚卽于格律間有離合要之發  
於性情之正而巧心秀句亦徃徃動人集中如  
清風初減熱新月始逢秋石回苔爲色山葉木  
作蕊香從內府烏龍掛經自西來白馬馱到家  
正及湖田熟在客先驚館樹秋皆不經人道語  
疇謂克待詩不可剗削而傳也噫嘻五侯七貴  
同草木腐而千古豔慕一鄭廣文天以不朽者  
屬之于我卽不鐘鳴鼎食繫玉紆紫抑足自寬  
矣

玉露編序

今之爲詩者與唐異而閩之談詩者與吳人異  
何以故唐以詩登士士工此以自媒今則抵用

以博名高而匪藉以階通顯此其所以與唐並  
驅而殊軌也吳人談藝樂推許而閩人務擠排  
彼擅尺寸之長者愚人軋已起而議之其褊心  
固足嗤已乃有黃口乳臭稍學操觚四聲猶未  
能辨輒自以爲鮑謝庚生杜李再出日無先輩  
心眩薰蕕管窺之見未識一丁雌黃之嘴遽長  
三尺甚則射影吠聲銜血下石靡所不至與以  
敗人之名而究之自亦沒世無稱焉詎不重可  
歎也哉在昔太白亟稱乎謝崔子美推崇乎高  
李兩公曾不以是損名愈益並流其芳聞卽如  
近世元美何讓於于鱗乃其推尊乎濟南者每  
不容口賢者之相與以有成也如是是其所以  
不可及也成人之美者亦以自成其美忌人之  
名者適以自喪厥名鄉黨淺夫獨不能辨此乎  
藤陽李君玄洞溫瑩若玉和氣釀春屢舍已之  
長而樂道人之善詩宗漢魏以迄盛唐卓爾名  
家矣而猶赧然不自足欲取證於鴻毛之言噫  
嘻予言安足重君哉惟君勉修不朽之業大振

厥聲無效淺夫之褊心而長嘴則固所以增予重也予安能重君哉

大寧縣志序

代

歲乙未夏余承乏來署縣事值播役踈盭三月強半在邑每有考索搜閱寔勞遂嘆曰郡邑有志尚矣大寧獨缺識者惜之且文獻不足事事者罪奚譖適學憲黃公郡伯耿公一時僉下修志命余遂託之凌張兩學博甫三月而稿成邑侯河君適至持稿赴余余請序于耿公公忻然無難色余三復成帙漫加譟巖筆凡例八輿圖等志八段而參成之則又嘆曰庶幾核哉備矣自茲以後桃源其有徵乎遂付邑侯梓以傳故予觀於寧志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志之為言記也所以記邑治之疆里物產政教文獻以取信今茲而垂之萬禩者也彼疆域方位難以言傳故必先之以圖繪有圖繪則方隅形勝可考而知也故次之以輿地建邦設都政治之所自出也故次之以建置任土作貢惟正有常供也

故次之以貢賦民生有欲必治而教之故次之以官師有官師則上率之而爲風下化之而成俗故次之以風俗風俗美而後賢哲挺生人文萃焉故次之以人物宮觀祠宇亦論治者所不廢也故次之以外傳至若傳信傳疑匪言無以垂之末也故以藝文終焉故夫輿地志則風土可得而辯矣風土辯而民重遷建置志則象魏可得而懸矣象魏懸而民知守貢賦志則供需有常矣供需有常則民知急公上官師志而位分昭矣位分昭則民謹於禮風俗志則醇漓可得而觀矣醇漓觀則民歸厚人物志則型範著矣型範著則民思齊外傳志則感應可得而詳矣感應詳而民知趨避文藝志則信疑可得而傳矣疑信傳而民知考古以證今故予觀於寧志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然予又竊有慨焉者寧最爾邑耳民窶而地瘠俗險而畜士椎而少文貧而瘠則歎之由也險而畜則窶之由也椎而少文則荒僻之由也歎則思所以與其利窶則

思所以節其財荒僻則思所以大其觀此又寧  
之司牧與司教者之責也其尚相與勗之嗚呼  
其尚相與勗之

康李鷹孤吟稿序

世之口風雅者率左寘吾閩予自舞象稱詩耳  
聽而心異之罔測所謂逮涉世旣久厭飲時風  
乃作而嘆曰匪世之左閩閩自左之矣夫閩萬  
峰竒峻大海汪洋其間鍾英萃靈才智賢豪項  
肩相望郁乎大雅颺起雲興光照寰中聲流夷  
裔閩而左也孰能爲之右乎第厥俗褊而善忌  
自容而不克容人徃徃炫己之長而誣人以其  
所短巧蔽人之善惟恐人贊其所長憾者惟影  
之射而靡有憾者吠厥聲若是乎其自相左矣  
世縱欲右之其將能乎嗟嗟此我邦之哲匠儁  
才所以多偃抑而弗揚湮滅而罔耀也鄙自解  
組還山諸同調不以予爲不韻聯鑣結駟過我  
芝園下榻飛觥操觚刻燭縱橫萬里上下千秋  
倒峽凌雲闡風揚雅氣聲符契珠璧日溢醞藉

閔秀厥有季鷹季鷹天才煥發藻思瓌竒詞耻  
襲陳心惟匠古以故其詩盈帙多足羽儀藻苑  
鼓吹騷壇然揚之者在門而忌之者亦納履而  
踵其後惟季鷹堅白自持勇猛精進勉而爲希  
聲爲太玄爲湛盧爲躡影則自有鍾期在前侯  
巴起後左薛燭而右孫陽震響流輝當日新月  
盛卽或見忌而厥美益彰矣抑又相與崇厚道  
以挽頽風合志和聲勿貌然衷否勿滿假自是  
勿傲忽猖狂而同以忌嫉爲深戒俾世知風雅  
如吾閩終難出其右則季鷹斯集亦庶乎其不  
孤矣夫

演連珠自敘

趙世顯曰連珠非古也而起於漢以余所睹記  
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之作其詞豔其言約  
其取喻精而託諷婉蓋言言明月已嗣是以還  
代有撰述言人人殊要之合作辟徑寸之與小  
璣參錯而絡綴之其於以耀日均也余小子鄙  
何敢以魚目進第煩暑掩扇罷逢迎而獨處薰

芝園文稿卷之二  
風齋榻氣定神清隨意操觚不覺成帙偶客過  
索讀之嘖嘖曰昔有消暑珠非是邪何其圓瑩  
而流炤也余漫應之曰夕夢化驪龍乃領下纍  
纍然覺而編此真邪夢邪然余方爲滄海遺方  
投暗而點額憇且見笑於蠅蜓敢自謂含珠龍  
也而又奚有於消暑客曰噫嘻余得之矣昔者  
黃帝遺其珠於赤水俾象罔索而獲之今子摛  
辭于有無之間可以觀可以風可以興予是之  
編始將以俟世之象罔也余聞之 帝方急賢  
以代照乘藉令得是覽之不啻獲雙報於昆  
能無歎同時而開宣室乎子姑待之行且起而  
照千里矣故吾願子之自珍也余感客言命小  
子操牘識之

芝園文稿卷之二終

于將酬端文

然千里矣姑晉鄭子之自游也余想客言命小  
論無獲同御而開宣室于子故有之存且故也

芝園文稿卷之三

出三百且聖人之心以不閩中趙世顯仁甫著

李承爵子脩校

序文

漢魏百篇序

予讀李于鱗唐詩選弗善也惟所謂唐無五言  
古庶幾知言予小子束髮稱詩竊欲採唐七體  
為世楷式蓋指七言古五七律五言排律五六  
七絕也若五言古一遵乎漢魏晉宋而下不與

芝園文集卷三  
馬夫三百篇之有漢魏也其二帝之有三王乎  
下此則降而霸矣又其下則或偏安或竊據甚  
且爲二代之罪人矣烏足錄或曰五言古直宗  
漢魏固矣子是之選不太狹乎曰予之選以其  
不詭於溫厚和平以與三百篇相羽翼也狹則  
吾不知矣夫詩不貴精乎粵自洪荒肇判心聲  
載宣其歌于閭閻里巷者奚翅百千萬億而刪  
止三百豈聖人亦以不廣示人乎玉寶連城珠  
珍照乘賦硃魚目雖多亦奚以爲豫章芾斯宗  
侯大雅壇塲賞音哲匠一觀是編手不忍釋遂  
付剞劂以貽同好以俟百世聖經有翼我志不  
單援筆引端可勝愉快

### 白門遊稿序

予每誦明詩未嘗不嘆我明人文之盛也  
每誦閩詩又未嘗不嘆我閩人文之盛也粵自  
聖祖開天首崇文教羣公率起經術翊贊昇平  
而間以其餘力倡明雅道兼漢魏晉唐之妙境  
而優入之馳聲華裔播流無窮昭代人文顧

不盛歟乃若我閩雖壤在南服然講學傳經彬  
彬鄒魯公車之業四方靡弗口艷而心下之乃  
其騷賦則自歐嚴以迄十子由十子諸名宿以  
逮今茲家握木難人懷鏐銑雲蒸霞湧虎視中  
原故予每誦諸子之詩又未嘗不嘆我閩人文  
之盛也名世之彥肩踵相摩後來之秀厥有尹  
德尹德綺年竒抱遊屐所至逸興遄生撫景抽  
毫言言破的前有香雲閣集予社曹能始廷尉  
業已弁言而亟稱之此則其遊白門稿也夫宇  
內之最號鉅麗者非白下乎哉其中山川之襟  
紆市井之繁富人物之殷阜舟車之輻輳貨貝  
之積萃以至今蹟勝區琳宮寶刹名花異卉鯨  
波鷺雲靡匪奚囊之雜珍藻林之豔品尹德用  
此娛目暢心發爲歌咏固宜其麗奪春葩鏗和  
哀玉美而愛愛而傳也噫嘻璧尚連城珠珍照  
乘惟尹德由珠璧而勉圖之則希世之寶也他  
日詎徒爲我閩增盛且將爲 聖代光矣尹德  
勉乎哉

廣逸園八詠小序

曩過豫章嘗遊芾斯君侯逸園稱觴攬勝業有  
詠題茲握符巖邑案牘作苦奔走靡間忽承遠  
使獲剖雙魚則廣逸園之勝俄飛來几案間萬  
頃烟霞與簿書參錯高粱競竒喜而辟左右登  
鳴王之亭援宓子之琴奏南薰一曲已臨池爲  
賦八景詞不加點而所謂薜蘿洞竒石館衆芳  
逕楚然廊結秀閣與夫橘圃鶴沼鹿柴諸勝恍  
然目與之接而神與之游也侯嘗遜園之趣不  
能當摩詰輞川惟予授簡亦安得方於梁園司  
馬抑聊以答芳訊寄幽思爲他日重遊左券云

大司徒鍾陽馬公平格壽言序

趙世顯曰予讀平格贈言竊有感於馬公之壽  
之末也蓋予爲諸生時嘗覩公之靖兵變也心  
竊竒之已而詩歌之謂有汾陽聊城之風也及  
與計如京師而見公之掌邦教主度支也則  
庶幾乎稷卨之烈哉又數歲官吳自吳抱憂歸  
公則樂志平泉棲神綠野翩翩然望之皆以爲

非人間人也蓋予甚豔慕之而海內諸賢豪亦爭頌祝之矣居無何而公捐館舍海內聞之而後哀可知也曰天乎柰之何奪人世之鵠乎公當是時春秋七十往矣榮遇壽考域中豈雙而或者猶以公弗期頤爲憾庸詎知麟鳳芝草歲弗滿百而稱說靈異者世世如一日也公之名勛在鼎彝懿履在方策休聲在人齒頰間且也令子賢孫鳳毛濟美芳祠豐碣照耀寰區無問爾遐或知尸而祝之此之爲壽卽千百禩而猶未艾回視世之所稱期頤耄耋者不啻若大椿之於朝菌也故予讀平格壽言而重有感焉爲之抽繹其說且以就正於壽公者

香雪齋小簡自序

趙子曰孔子云辭達而已夫脩辭達意厥惟艱哉故以定國是匪辭弗揚以固邦交匪辭弗信以締朋好匪辭弗寄弗宣第從容暇豫反覆陳說則繁楮不爲多千言不爲贅若乃輸心於瞬息索報於畧刻所貴約而盡微而莊罔窳罔俗

芝園文集卷三  
五  
所謂達而已者非邪嗚呼難矣予居恒酬應頗繁體裁匪一間將短篇彙爲一帙客卒讀而卒歎曰是可傳予應之曰隨時披懷罔意工辭不文之言行胡可遠也曰鳳毛麟角世所共珍子是之編實類之矣笑斬而弗以公諸人予不獲辭遂以付剞劂

續鹿草集敘

不佞自束髮卽喜譚俠烈家事已上春官得如越如吳如齊魯燕趙旣乃如楚如蜀遘賢豪長者輒定交交必可倚死生緩急也自是以俠聞海內而海內之賢豪長者願定交鄙人亦屢相屬也夫世豈乏貴富華豔權勢之游哉而顧倦倦于不佞得非意氣所孚有在此而不在彼者耶可以觀人心矣乃今讀鹿草續集而重有感焉夫履吉懋吉素習不佞至于我遺天琢諸賢豪特風塵中一遺耳顧乃傾心投契必欲得不佞片言以共不朽何以故蓋二三子相與接塵而游把臂而語率先意氣而後文藝以故薄世

俗之交而特傾注于不佞也不佞雖駑詎敢忘相知哉或曰俠以武犯禁而子何慕之余應之曰是非爾所知也爰絲之言曰緩急人所有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在亡爲辭天下唯季心劇孟耳彼貴富華豔權勢之游則有大謬不然者當其始而投合也金石不足喻其堅芝蘭不足喻其臭旣乃毫芒起爭睚眦長怨覆雨翻雲落井下石以若所爲不啻犬彘此宜不免于天刑則犯禁莫大乎是而子顧以責俠烈士耶且也聖門之所深與者吳季札札之心許徐君也歿而未嘗負也何其貞也張良非人傑乎良之爲韓王送沛公而不以事急亡去也何其義也豫讓以死報知伯又何烈也若而人者俠氣蒸蒸然庶幾哉江河共流日月同炳千載而下凜凜如生藉令尚在不佞爲之執鞭所欣慕焉夫世人之交旣如彼俠士之節乃如此子乃謂俠不可乎子過矣客慙而退不佞因記之以質諸鹿草諸游好諸游好業同臭味矣將無

芝園文集卷三  
以我爲知言

听子序

語曰說夢勿向癡人謂無心者之言嘗致有心者之憾耳予是編亦皆夢寐中語耳事有所假托而詞不必盡純理有或然而事不必皆有要以資軒渠導捧腹暢鬱結破愁城而祛睡魔則有之或訝以短長詆訾則非其意也蓋事非假設則靡以動人之聽詞非吊詭則靡以解人之頤若有若無時隱時顯或誠或否或以昔爲今或證前以後可駭可愕可疑未嘗不可粲然而亦不盡可粲然者故曰皆夢寐中語也若或憾之是憾夢者矣癡乎不癡乎請以質諸听子

黃世重遊燕稿序

夫詩言志也是故志正者其辭莊志俠者其辭壯志玄者其辭奧志曠者其辭逸志華者其辭麗辭也而皆志也志或有偏而辭之失亦隨之故莊也而其失也矯壯也而其失也戾奧也而

其失也僻逸也而其失也蕩麗也而其失也淫  
皆志之偏者致之故士脩辭急矣而定志先焉  
自昔漢魏以迄盛唐諸名輩志純而不偏以故  
發爲詩辭可諷可誦光照華裔而聲流無窮今  
觀世重之詩詎不然乎世重以溫陵之彥太史  
公之季白哲于思神完志定故其爲詩無矯無  
戾不僻不蕩不淫而鏗然大雅猶且冲虛弗自  
滿樂善而喜思齊優優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  
也以世重之什而紀燕遊且將爲山川增色詎  
第以宣旅思而寫幽悰已乎

寤真記序

士有不可一世輒託之乎夢魂以宣洩其鬱塞  
不平之氣而寄其曠遠超特之懷乃世間之最  
曠遠而超特者尤莫如神仙之界其間島嶼之  
瑰竒宮城之殊異人物之變幻譚吐結撰之玄  
虛若有若無或隱或顯能使人耳之而神怡憶  
之心飛而色動古之夢者如鈞天華胥尚矣是  
固無所寄託而然矣他若枕中若槐國若蒙蝶

之數者雖未躡足仙路要以宣洩而寄懷則均也吾獨恠夫世之小夫曲士動以天神爲戲甚至宣淫如崔武之於龍女韋安道之於后土夫人魏弦超之於成公智瓊程商之於遼海神姬是皆心蓄邪思以故辭含穢濁誇夢當日誑惑後人鄙褻矯誣傷教害義宜乎生罹天刑死墜犁舌予每披卷憾不立火厥書爲神人雪此垢染尚忍序而傳之邪友人商君子孟和賦質貞良冥心超悟冲恬涉世不忤不求久與之處味若醪醕藻思若芙蓉秋水而神情若不繫之舟所謂神仙中人非邪故其夢與羽衣者遇飄飄乎翱翔乎玄都覲至人而聆妙道夢中長歌短章靡匪挾烟霞而竟滄桑語胸次澹若冰壺皎如霜月其視塵世不知爲何物而區區宗炳之卧遊向平之五嶽殆無足當其一瞬視彼崔韋魏程輩不啻鬼道烏可與同日而談也假令世無神仙則已世而果有仙人吾孟和亦終當與之頽頽下上矣夢云乎哉宣洩寄託云乎哉噫嘻

等夢耳功名富貴夢也舍功名富貴而事神仙則天地無窮神仙亦一夢耳功名富貴夢而濁神仙夢而清功名富貴夢而短神仙夢而長吾惟以存吾真而清濁短長曷計焉要之當其夢時不知其爲夢也惟寤而始知其爲夢也一夢而寤識其真甚矣哉商子之善寤也

### 七子纂要序

七子纂纂七子也七子者何老莊列王揚荀淮南也纂纂止七子何曰以其理奧其辭燁其思深

夫其妙於理則道之極也富於辭則德之華也深於思則情之至也探之淵如誦之鏗如純如燦如若八音之集而諧也五色之萃而采也五味之合而和也是文字之藪也若是則全書不可觀與曰懼其博以病精也然則左傳國語史記何缺曰斯文字之粹也學者當識其全也七子則可以全可以無全况是編爲業舉者設則固不必全也且也美味期於適口工聲調於比耳藉令好醜俱陳則目亂於視矣鐘缶並奏則

耳亂於聽矣醇疵之詞紛錯則意亂於趨矣故  
日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况夫觀  
衆星而自可識天之高也觀百川而自可知海  
之大也夫人神而化之會而通之由偏以識全  
舉約而該博則庶乎善讀是編者矣

武科策選序

夫兵豈易談哉非兵之難談而兵之難用也學  
士平時罔弗勃勃英氣喜論戰取攻守逮手節  
鉞乃十不一二効焉曷故哉謀議繁而身心鮮  
實也不觀乎辟閭乎韜光斂鏑若與恒刃不殊  
一脫室則輝芒上燭斷犀革剗蛟龍罔用弗利  
焉鈇刀之鬻於市也飾之珎玉衣以綺繡匪不  
炫然耀觀也試一用之弗折則靡耳世之談兵  
者果竒劔類也抑鈇刀已乎少實用而騁空談  
吾見其言之無足貴已故曰兵未易談也南塘  
戚公奉 帝命督我閩戎敦詩書說禮樂未始  
喋喋言兵然其殲夷則若風驅電掣疏江河之  
奔決而底於平也斯竒劔之類也其於兵何如

芝園文集卷三  
哉書林詹子持武策數卷謂選於公余味其區  
畫布置外內安攘雖言以人殊而皆於公所行  
若符契焉豈公喜其當於已而廣以淑人耶將  
意弗可傳而取人言以自寄耶抑兵有實用而  
亦弗可以無談耶不然奚取於空言而刻也噫  
嘻兵固不易談矣設或用人之談而又不能通  
其意則彼徒讀父書曾不若好野戰無部伍者  
得矣閱是刻者較而思之

遊鼓山序

地設晉安天成岩崩亭開鳳尾泉湧龍頭紫陽  
寄跡之區黃石棲神之所圓通閣敞天風直送  
海濤喝水巖幽山色遙連江樹野徑分而茗園  
積翠石潭響而竹塢浮青禪榻隱蒼藤諸天縹  
緲鐫題封碧蘚千字微茫僧定雲端迸水雨花  
寂寂樵過澗曲浴鳧飛鷺悠悠貝闕珠宮恍東  
去蓬瀛之勝槩金函玉檢延西來衣鉢之真傳  
霧徹烟消海外見琉球之島天晴日暖雲中瞻  
閩越之城時過青陽序當朱夏蓮塘漾綠榴徑

舒紅雨底熟黃梅芳郊氣潤風前紛紫麥亭午  
陰清盧橘影中靚青蟲之隱見薔薇香裏聽玄  
鳥之呢喃童冠昔借曾播舞雩之詠賓朋今合  
言追河朔之權凡我同盟從吾所好鍾毫薛素  
預歛於行箱桓笛嵇琴早修而就道雕鞍旣歇  
嘉讌旋開幽懷暢而動植增妍遊興新而乾坤  
借色通玄倏步窺窈洞於靈源超凡繼升矚懸  
崖於大頂陟鰲橋而望遠萬象呈輝臨鳳沼以  
深竒羣峰列峙瀑泉飛而瀉玉山鳥弄以鏗金  
盃勺隨人樹底頰傳鸚鵡珠璣在手壁間時走  
螭蚪清歌發而鶴夢驚長嘯舒而鸞音朗旣乘  
時而騁望亦撫景以興懷嗟勝地之難逢悵浮  
生之若寄越宮羅綺惟見青苔漢代衣冠空餘  
綠草花開花落倏歲月之更新年去年來獨江  
山之似昔是以季鷹快意於杯酒至若太白興  
思於夜遊洵達人之大觀爲吾徒之所與惟茲  
同志咸多雅懷共播聲歌用垂不朽

春郊讌遊序

芝園文集卷三  
上巳前一日予與藍用共林貞濟藍明甫同遊釣龍臺因集陳振狂山館晚過林逸叟池亭各賦詩章而屬予紀其事云

夫浮生聚散洵萍梗之何常而蒼灝陰晴抑晨昏之靡定同聲歎遘四美難并茲當上巳之前偶爾朋簪之盍芳郊春暖紅花碧篠參差極浦烟消水色山光掩映風雨時而太平有象田疇易而瀚海無波牧唱樵歌風光在望燕雛鶯友景物關情念孔門曾與浴沂思漢苑尚容結駟凡斯同調能忘賞心乃挈壺觴往探幽勝陟層臺而送目覲遺廟以興悲慨越宮之羅綺徒翳青苔嘆漢代之衣冠空餘綠水徘徊江路狎來海叟之鷗剝啄柴扉驚散蒙莊之蝶謂不速之客胡爲來乎而我有斗酒藏之久矣臨習池而啓讌人引深杯下陳榻以論文言歸大雅穿林覓草落花啼鳥齊飛倚檻升歌空谷雕梁兢響先期被襖重誇此日蘭亭隨意笑言不數當時

芝園文集卷三  
蓮社高宴終而蒼山欲暝懽樂極而白日將傾  
雖歸騎之已催而遊情之未歇澗花引客再入  
武陵之源林竹留人復命山陰之酌擊水鮮而  
佐酒採野蕨以娛賓乘興抽毫走螭蚪于楮上  
臨觴得句愁花鳥於林間彼令尹也宜知紫氣  
浮關此野人兮僉謂德星聚里吁嗟綺園已矣  
遐思劉阮誠然何日重來須記桃花之岸夕陽  
歸去寧忘蘭臭之言敢紀遊踪附斯吟詠

元始天尊先天道德經疏解序

夫大道無名強名曰道而上德不德實無所得  
非無非有含妙用于兩端不古不今運真機於  
一致辟諸水月方彼鏡花空無所空相非實相  
淺之則黃童易識深之則皓首難窮故知元始  
斯經誠太上之法門而玄宗之妙境也我姑丈  
明壺藍居士道超上乘識洞四禪青鬢修真窺  
透玄關之竅厖眉好道窮探般若之源六慾不  
生三昧獨悟徹上徹下禪機與玄學兼通不滅  
不生老子偕世尊共悟乃緣心得用疏玄經闡

真妙之機明如指掌洩元神之秘皎若發蒙妙  
聽妙觀喚醒衆生聾聵元清元淨洞開不二機  
緘道外無心見魚躍鳶飛之自在得無所得奚  
筌蹄魚兔之足云不得已而有言詎云蛇足惟  
識心而忘象寔躋龜齡百千萬劫須知作者之  
苦心過見來生咸仰指迷之功德

古黃易先生遺稿序

粵自風雅衰而離騷嗣響蘇李歿而魏晉揚聲  
逮及李唐猶爲近古下沿勝國詎足言文肆惟  
我明人文宣朗等日中天聲歌鬯流方水行地  
人懷荆璞家握靈珠乃有如古黃易先生者識  
洞九玄才雄七步根本純懿闡發篇章不求風  
雲月露之工特契溫厚和平之旨洵百篇之羽  
翼而多彥之範型某業並雕蟲學慙窺豹高梁  
未屬謬辱使君之知涪署載登獲覩前賢之什  
信尺璧之非寶果隻字之升堂詎敢秘諸帳中  
實欲傳之宇內僭加評騭如瞽師之品玄黃妄  
意揄揚譬矮人之譚妍醜然知賢如子美必李

白之推尊仰惟世有侯巴當揚玄之是好仰祁  
大雅共播斯文丕顯先模用垂不朽

吳子脩依綠園稿序

粵自黃鐘肇聲氣之元白雲樹歌謠之祖風雅  
有作聲音載揚漢魏既遐格律代變李唐鼎盛  
響叶鈞天勝國下衰文幾墜地熙朝統一文軌  
大同洪水之間經緯已備嘉隆之際金石相宣  
沿及今茲殆家夜光而人明月至於予社尤聯  
照乘而萃連城咄咄子脩翩翩大雅早掄魁于

上國屢出牧於名邦政學卓爾偃商篇什居然  
寶曆園開依綠常聚習池之英籍始殺青遽躡  
雒陽之紙顯夙同研席卽叨鮑管心知時接唱  
酬竊幸牙期志合睠斯不朽依以揚聲識局豹  
班妄希驥末言輕鴻羽輒冒龍頭

趙子十論小序

語云碁局消夏予性不好奕然而齋閣炎蒸若  
坐金甌無以自遣乃搯觚著論以當手談噫嘻  
古人以奕消暑而予乃著書古人以窮愁著書

予書乃以暑著古人味在三餘予乃著書於長  
夏微歎藻翰之弗古若已也所謂夏蟲不可與  
語水非耶雖然感時觸事情見乎辭觀者或亦  
有取焉爾

馨雪齋稿序

玄冬慘冽衆卉盡凋淑氣混合竒姿獨挺影縱  
橫而逗月葩潔素以迎風疎枝綴珠老榦凝鐵  
冠桃李以先芳與松筠而作侶廣平用是裁賦  
子美爲之寫神孤山昵逋翠羽媚雄前春吐花  
首夏向實佐樽罍調鼎俎惟梅有然羣芳罕匹  
且也花送清馨色欺晴雪天旭有園藝梅數本  
因梅命齋緣齋號集持觴把讀流馨襲人對客  
宣揚飛雪盈几與寓於辭名孚厥實雖篇匪繁  
富庶稱麟角鳳毛而識髮精純行作雕龍繡虎  
辱徵鄙語弁此佳編敢惜齒牙揚斯風味

台嶼陳氏世譜序

予觀陳氏世譜未嘗不歎其世德之厚源流之  
遠與世之苟且蠅附以張厥宗者不可同年而

道也夫高岡大澤寶玉與馬珠貝出焉遂谷深  
林梗柗杞梓毓焉積厚流光匪虛語也閩之台  
嶼川原鬱紆英靈竒秀鍾於陳氏實產令人三  
復世譜自高士公而下若帝俞之上書忤賈君  
壽之晦迹辭元明復之發困賑貧彥達之自繫  
化族彥本之苦搜存譜彥述以博通重於郡邑  
士志孝友循禮士旭養高卻聘士東勇亢以全  
父墳克剛執禮而謝簪紱克震諭遼王於道而  
乞身克用脫陳王於阨而且周其乏克珍事後  
母以孝聞克賢隱於酒而治家肅克厚剛方好  
面折人過而歛德以自終克升平糴終其身一  
入城克榮居官持法而不撓克昌置祭田以收  
族世周爲守而剛介絕俗世機篤古而厚於其  
親世順分俸諸昆而奉母至孝世椒剖股療親  
貸金掩骼汝揚卓行被旌汝星家風宦蹟爲時  
羽儀汝成惟幹諸昆季質有其文至若蔡王劉  
李諸婦德之懋卓哉盛節竒行接踵比肩後先  
與山川相輝映其簪組蟬聯孫枝榮茂端有攸

芝園文粹卷三  
自非偶然也諦觀作者之意弗以貴貴先賢賢其亦有以辨此歟夫人之家族非無貴顯之患而惟令德之難無令德卽勢傾梁竇權侔呂秦曾何益於殿最以是爲譜直虎皮耳欲以勵世風而範來哲裕雲來而基昌阜能乎予與陳氏諸孫汝翔履吉惟秦輩游相得驩甚要厥淵塞庶貞竒氣嫖節閎抱雅辭並足追蹤前烈表見當世而垂光來裔陳氏之與其未艾乎履吉業有大宗圖而是譜爲汝翔之所纂述可以傳矣

鳳談序

鳳談談鳳也四靈之中鳳文最著當夫世之有道則大顯厥文以藻飾乎皇風而揚輝於萬國無道則斂而藏之治則見亂則隱得聖人之時以故談者尚之也揚雄之言曰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比德於鳳非謂其隱見之得宜乎雄之言似矣至遇新莽之亂旣不能去又虞禍及乃爲文以美之而獻媚以取容倖全而鮮恥然則雄之文曾雞鶩之弗若而其視鳳也星淵矣

時值春秋汲汲行道救時如孔子而楚狂且未  
免興歎於鳳衰使其觀見揚子不知何如言也  
余是之談或以徵祥或以况德或以載事而考  
實雖雜然靡齊要以明鳳之德之文以時而著  
而爲君子之所尚焉者彼雞鶩之眇烏可與論  
千仞之高哉

芝園文稿卷之三終

芝園文稿卷之四

閩中趙世顯仁甫著

李承爵子脩校

序文

送戶部尚書郎李公還朝序

國家關市之征固以資國計給邊儲抑以重本  
業抑逐末至於艘舶之筭乃所以防遁籍之奸  
氓而默寓其意於通商之際者也夫何以故蓋  
四民各有其業靡有不入版圖者惟飾詐罔上

之夫避閭閻理維柁而之重淵之上處焉逐風  
颺去來隨波濤下上取利於商旅而逃賦於公  
家不有以詰之則或至負險而無良不重征之  
則彼安享其利而勢愈以蕃此筭舟之法所以  
不容以已也潯陽聯吳楚控江淮地雖瘠敝俗  
雖澆嗇然百貨之所經而商舟之所由以旁達  
者以故權關設焉關稱利藪故弊役常蠅聚鈔  
戶率虎噬寬則逸吞舟而急則困束溼主是者  
往往借注爲艱惟李公則不然公奉爾書至  
往弊剔蠹寬筭惠商役不輕益而蠅聚者解體  
矣鈔不踰額而虎噬者斂跡矣詰其漏而重繩  
之而吞舟者罔敢逸矣不苛細不察察而苦束  
溼者樂解懸矣以故竣事而商民悅焉課額盈  
焉國計賴焉金甌罔缺拱壁靡瑕所謂愷悌君  
子惟天子使非邪某辱公之知而難公之別  
故因楊令君之請而論次其事如此

送瑞昌令錢君序

瑞昌邑幕林君予戚也時時向予稱說錢令公

之爲人與治行惟予待罪鄰封亦嘗攬德輝耳  
弦誦知公爲邑長吏白眉不日當冠惠文伏青  
蒲出入承明耳目 聖天子不謂一旦議調嗟  
嗟悲夫仕路嶮巖不啻千仞之淵九折之坂而  
人情傾覆過於孟門太行疇謂公也而亦遭此  
邪予聞公爲緒山公令子乃翁倡道東南公幼  
承家學雅意匡時逮擢魏科拜瑞邑一以道德  
齊禮爲務夫瑞巖邑也地磽而產薄俗悍而賦  
艱寬而泄之則倨侮而莫敢誰何稍繩以法則  
怨對叢興而謗書旦暮且盈篋故仕是者率依  
違待遷不則求速化以避之如脫虎口惟錢公  
則不然公語人曰 聖天子爲民建令所以阜  
財興禮彰善除殘者咸令職也設皆依阿巧避  
於自謀得矣報 上之謂何故一入瑞卽敦信  
義明約束重師儒正謠俗敬老字幼擇其良者  
優異之悍者法之察饑餒者蠲其賦富而逋負  
者懲無貸於是乎政令明而謗議起矣謗議起  
而上聽惑矣上聽惑而坐席弗克安矣彼依阿

者幸瓦全而巧避者意得矣嗟傷哉驥服鹽車  
方苦弗獲騁其步人且以跼蹐少之神魚蕩而  
失水不諒者且病其污塗要之上之易聽則斯  
謗訕者之罪也故毀言日至曾參不得爲孝子  
屈原不足語忠臣卽墨不得稱良吏蓋自古而  
歎之獨錢公哉獨錢公哉雖然漢宮三千佳麗  
沒世罔聞而名與霄壤無窮乃在於泣琵琶而  
遠適者錢公行哉吾且爲公而賦明妃曲矣

送徐司理應召赴闕序

蓋予因同寅徐君之理潯也而竊有鏡於理官  
之爲義焉夫理條理也猶治絲者然條其緒而  
齊之俾勿亂而已抑猶治髮者然禁者疏之曲  
者直之亦俾勿亂而已是故治絲者以絲理絲  
匪有加於絲之外也治髮者以髮理髮亦匪有  
加於髮之外也絲髮且爾奚獨至於理刑而疑  
之故夫抑者伸之寃者雪之淹滯者起而決之  
而理刑之道具是矣徐君以綺年高第來理于  
潯休休焉顛顛焉喜怒不形笑言必檢其祥刑

也始而委曲體察務究其所絲有得於心而後  
施聽焉比其聽也兩造具備口吻紛錯是非混  
淆君徐折以片言罔弗頰赤汗下而稽首服也  
其既也訟牒成輕重別巖如井如百撼不搖千  
夫靡撓胥徒束手唯唯聽命之不遑古稱無冤  
民而民自不冤者君蓋兼有之以故薦章十餘  
上 聖天子特加寵異封厥怙恃如其官茲且  
召入禁庭股肱而耳目之君津津顯重矣予則  
何言以贈君子惟昔者季壽之理雅州也張魏  
公謂其有臺諫之風韓忠獻理開封王博文稱  
爲宰相器卒如其言君不日由臺諫而九列三  
公其攸理且益廣而潏固其結轍地也惟君始  
終不忘絲髮之言

賀守臺易公榮擢叅藩序

嘗謂天下之事未有不債於過激而從容暇豫  
以收成功此非有天下之大智大勇者不能也  
夫事變何常賴夫人燭其機而順應之故夫坐  
觀其變而不爲之所者非也不識時勢嘗試而

漫爲之者亦非也漫然爲之至於激成禍變而  
幾於不可救者非之非者也惟天下之大智大  
勇者不然方其未事也寧靜如止水逮其當事  
也妙應若轉圜其旣也夷如磐石安如泰山是  
故子路片言重於九鼎仲連一矢雄於十萬師  
武侯七縱賢於覆巢令公單騎雖萬竈豨貅莫  
之能並也此所謂大智大勇者而我易公之平  
播亦猶是矣予嘗合始末而觀議播事者大都  
病疇昔之因循而罪白石之輕發夫因循不過  
怠若事已輕發則始以要功而終以啓釁辟庸  
醫爲人決癰以去而諉完膚之責於他人寧不  
爲盧扁所耻笑事勢至此自非智勇兼全者疇  
能善其後乎先是直指持繡斧來巡開府奉  
璽書來守制府拜特命而西各訊咨守臺易公  
決策以勦爲撫若曰不撫而勦非不可以立威  
於荒服第勞師費財且也應龍豎子要領不足  
以膏斧鑕姓字不足以污簡墨千石之弩詎爲  
鼷鼠發機哉殲之不武不勦而撫非不可以示

恩彼將意吾怯無以服其心撫而弗固猶弗撫也故惟勦而撫之便兩府可其議卒之持檄往諭而酋以訾服西土用寧狀聞上色喜爵賞有差易公以副憲權參藩政夫以公之睿識英斷使其蚤入蜀詎有白石之帥哉幸天之悔禍未晚俾當事者與公戮力同心故得以收功績於萬全膺寵褒於勿替耳要之從容暇豫事濟而公若無心者焉此其所以未易及而稱智勇者必歸之也

送萬邑李侯擢守橫州序

趙子曰予初入蜀蓋嘗爲萬李侯序政略云嗟侯以彼其政固宜膺殊擢躋華要爲聖天子耳目股肱乃僅循資迺轉于粵于橫客咸異之予竊以爲不然蓋主爵者將以橫重侯也夫州之秩視邑爲崇治視邑爲鉅政視邑爲繁矧橫偏且遠不有謂德兼長者處之其何能淑侯之往也誠以其施於萬者引而伸之舉而措之則橫爲善國而侯之譽望當益隆其荷寵榮當益厚

故曰以橫重侯也客輒然曰允哉趙子之言是  
足爲侯重乎於是崇酒攢羞相與爲別趙子乃  
執爵而歌曰萬之水湯湯兮侯之德如圭如璋  
兮萬之嶠嵬嵬兮侯之去此蒼赤疇瞻依兮觴  
一再行申歌曰灑江悠只粵嶺突只君子樂只  
父母邇只橫有天只旣卒爵客乃和而歌之曰  
柳風清兮梅雨寒別美人兮涕洟瀾何以贈之  
青玉盤隔千里兮望河漢寸心願託雙飛翰侯  
樂而再拜曰敬聞命矣已而歛獻罷酒把袂成

別

賀雲陽馮令君考最序

聖天子以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其加意於守若  
令尤諄切焉故居是職者靡弗兢兢惟不稱任  
使是愆蓋守令皆親民而令於民尤近守猶得  
以拊循責令至於令將誰諉焉故夫令之一身  
百責攸萃民生未遂思所安之財賦未充思所  
理之子弟未淑思所誨之奸宄萌生思所弭之  
旱澇失時思所備之廢墜未舉思所修之城廓

不完兵甲不飭思所繕之災沴間作思所消之  
凡社稷人民之屬於令者若四肢百骸之於此  
身殆無尺寸之膚可忘其調攝也且也百體之  
失調其患不過一身若百里之不治如億兆何  
故善養身者不使一脉之失調善治邑者不使  
一夫之不獲予嘗爲理官未達令體比吏梁攻  
苦茹淡備歷艱辛奈聲實不相副逮侍雲陽公  
而始歎其治之出於予萬萬也公以滇南雋材  
借寇于雲三年政通人和風清弊絕如前所云

民生國計靡弗備舉而翕然成治安臻太和

此報政于朝自當登上考而膺寵褒勲封以顯  
父母內召爲 聖天子耳目股肱異日夔之稱  
循吏者當首及公矣予嘗聞公有忠孝太節蓋  
公事父及太夫人備極孝謹其移孝爲忠固有  
然者然則君陳之篇樂只之詠公殆身兼之矣

賀大中丞譚公平播序代

聖天子握符御寓薄海內外罔不賓服間有不  
庭者殺無赦故龍旂西指則逆孛授首而羗虜

狼奔虎旅東屯則遼左救寧而日本歸命威德  
遠被庶幾前無隆古而勛伐播於將來頃者播  
苗不戢上赫然震怒命將出師仍思治以不  
治乃簡一人大寮宣揚德意解湯之網舞禹之  
干維時中丞譚公偕兵侍邢公寔同心宣力居  
無何則土苗格心而向化播州悉平予奉璽  
在事而於譚公尤相知深也乃載  
而風言曰王者之師必首攻心大臣  
上德昔武侯以七縱收功令公用單騎著